東塾集

國史儒林傳采進稿

陳澧字蘭甫廣東番禺人（自述）幼聰慧九歲能爲詩文（行狀）年十七督學翁心存考取縣學生員明年錄科第一同時諸名士皆出其下命入粵秀書院肄業山長陳鍾麟賞譽之與桂文燿楊榮緒爲友復問詩學於張維屏問經學於侯康年二十二舉優行二十三中舉人六應會試不第大挑二等選授河源縣學訓導兩月告歸揀選知縣到班不願出仕請京官銜得國子監學錄（自述）同治乙丑

詔沿海各省繪地圖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郭嵩燾屬任其事成廣東圖以進（行狀）爲學海堂學長數十年至老爲菊坡精舍山長（自述）以經史及漢魏六朝唐宋詩文教士（菊坡精舍記）與諸生講論文藝勉以篤行立品聽者恆數十人十餘年如一日（行狀）士八

出其門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衆保舉楷子少好爲詩及長棄去
泛濫羣籍自述凡天文地理樂律算術古文駢文塡詞篆隸眞行
書無不研究集中與人書中年讀朱子書讀諸經注疏子史日有課
程尤好讀孟子以爲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楊輩皆
未知也讀鄭氏諸經注以爲鄭氏有宗主復有不同中正無弊
勝於許氏異義何氏墨守之學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聖人之道
不絕惟鄭學是賴讀後漢書以爲學漢儒之學尤當學漢儒之
行讀朱子書以爲
國朝考據之學源出朱子不可反詆朱子又以爲
國朝考據之學盛矣猶有未備者宜補苴之著聲律通考十卷
謂古音十二宮自有轉調今俗樂仍存七調然古律尺度具在
可考歷代樂聲高下皆十二箇可倣而製唐鹿鳴關雎十二藏

可按而歌而古樂不墜於地又著切韻考六卷外篇二卷謂孫叔然陸法言之學存於廣韻宜明其法而不惑於沙門之說又著漢志水道圖說七卷謂地理之學當自水道始知漢水道則可考漢郡縣又著漢儒通義七卷謂漢儒言義理無異於宋儒宋儒輕蔑漢儒者非也近儒尊漢儒而不講義理亦非也其餘有說文聲表十七卷水經注提綱四十卷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三卷三統術詳說三卷弧三角平視法一卷琴律譜一卷文集若干卷（自述。水經注西南諸水考據遺書增入）水道聲律二書大學士曾國藩服其精博（求闕齋日記）象州鄭獻甫歎爲有用之書（集中與人書）所考切韻南海鄒伯奇稱爲絕妙之作超越前人（事實冊）所考水經注諸水江甯汪士鐸亦惜未之見（汪氏水經注圖附錄原作南海陳蘭隅蓋傳聞之誤）其著述傾倒一時如此邵陽魏源著海國圖志初成中有可議者澧嘗著

論辨之後源至粵見而大悅遂定交焉并改其書實應劉寶楠著論語正義未成而卒命其子恭冕成之并言當就正於澧後郵寄至粵致書道意深以未識面爲憾事實冊張維屏長澧三十歲引爲忘年交嘗贈以詩推崇備至見松心詩錄咸豐初有奏請開鴻博科者時澧會試報罷將出都侍郎翁心存留之曰吾當具疏特薦子後部議格不行事遂寢其爲海内引重又如此事實冊光緒七年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以耆年碩德奏請褒異奉

旨恩賞五品卿銜以爲績學敦品者勸邸鈔八年正月卒年七十三自述附識澧才既淹通行又醇摯松心詩錄好與學者談論値寇亂夷亂家計不給晏如也自述生平讀書心有所得即手錄之行述積數百冊集中與人書漢學宋學能會其通松心詩錄晚年所著書曰東塾讀

書記自述乃尋求微言大義及經學源流正變得失所在而論贊之外及九流諸子兩漢以後學術嘗曰吾之書但論學術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意專明學術幸而傳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後故於論語之四科學記之小成大成孟子之取狂狷惡鄉原言之尤詳則意之所在也集中與人書 其書刻成者得十五卷又稿本十卷名曰東塾雜俎則其子及門人所編錄自述附識 其教人不自立說嘗取顧炎武論學之語而申之謂博學於文當先習一藝韓詩外傳曰好一則博多好則雜也非博也讀經史子集四部書皆學也而當以經為主尤當以行己有恥為主菊坡精舍記 故英偉之士多出其門自述此

上諭所謂學行純篤足以矜式士民者歟邸鈔 其卒也門人請於

大吏祀其主於菊坡精舍蓋詩人不倦宜有去思云菊坡精舍章程

東塾集目錄

卷一

祭侯君模文

亡兒期年祭文

女律遺奠文

祭江甯布政使祁公文代

祭湖北布政使梁公文代

大凡文六卷二百二十篇京卿師陳蘭甫先生所作也同治戊辰庚午閒廷相讀書先生塾中承命編輯文集錄呈函丈後有所作依次編入壬午春先生捐館遺藁待梓人事牽阻忽忽十年今檢錄校刊一遵手定先生學術大旨詳所著讀書記及漢儒通義而樂律音韻天算水地亦具有專書此集所錄特其緒餘然扶世立教類皆不刊之語顧亭林有言凡文無

關於經術政理之大者則不作也讀斯集者當有會焉校讎者同門鄭君權梁君起楊君繼芬汪君兆鏞及先生之子宗侃宗穎從孫慶修也光緒十八年歲在壬辰十二月門人廖廷相謹識

黑水說

番禺陳澧撰

禹貢黑水昔人之說不一嘗綜諸說而考之則以爲今潞江者是也潞江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哈喇謂水曰烏蘇水道提綱言其水色深黑其爲黑水明矣哈喇烏蘇源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乃屈南流蓋卽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自喀木南流爲禹貢梁州西界至雲南曰潞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以今證古無疑義矣說者以雍州黑水與梁州黑水爲二水然雍州經文云三危既宅則道水云至于三危者在雍州境而雍州不近南海其入于南海必過梁州不能分爲二也禹貢以山水明九州之界靑徐同一岱荆豫同一荆

青徐揚同一海徐揚同一淮兗豫雍同一河且雍州不但曰河而曰西河以明在冀州西界若雍梁各一黑水豈得漫無分別其爲二州同一黑水明矣又有謂道黑水非雍非梁而分爲三者尤不足辯胡朏明謂潞江源在河源之東黑水不能越河而接爲一川胡氏當　國初時所據者明人地圖於徼外之地多不確不知潞江源出河源之西也雍州黑水卽潞江之源非別有一水與潞江接其過梁州尤不必越河也或以雍州之境太廣爲疑亦不必疑也九州之境大小不同雍州東至西河西至弱水較兗徐二州之廣幾及三倍不必以黑水而疑其太廣也雍州界至喀木則河源在雍州境內經言導河積石昔人以爲河源不始於積石則河源爲禹蹟所不及不得在雍州境古謂今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大雪山以西至星宿海羣山岡嶺皆禹貢所謂積石河源爲禹蹟所及至也梁州南境則非直至南海故梁州經文不言南海也又漢書地理志不志黑水益州郡滇池縣下云有黑水祠蓋漢時黑

水不在中國故立祠於滇池望祀之鄭注禹貢云今中國無也考漢志越嶲郡青蛉僕水為今瀾滄江漢地至此而止又西則徼外地漢志僕水為今瀾滄江僕水所入之勞水為今越南國洮江其入僕之貪水為今漾濞江即水為今巴景河詳見禮所著地理志水道圖說潞江在瀾滄江之西所行皆漢徼外地故班志不載而鄭注以為中國無也黑水為潞江得班志鄭注而益明矣班鄭不言黑水所在是蓋闕之義若通典云年代久遠遂至湮沒則非也梁州西境皆山與沙土平曠之地不同水流何能湮沒若湮沒則必自雍州西流至流沙而沒矣然當其未沒則必並流沙而西南繞出哈喇烏蘇上源之所過前藏西境後藏東境乃能入于南海梁州西界必不至此也凡考地理者於邊徼之地必得　國朝康熙乾隆內府地圖而始明　國朝輿地之廣大地圖之精確非漢唐以後所及也

禹貢道水次第說

禹貢道水先記不入東海之水次記入東海之水又次記入河之水三者之中又先西而後東先北而後南弱水黑水最在九

州之西不入東海弱水又在黑水之北故先弱水而黑水次之入東海之水河源最在西故河次之江漢之源竝在河源東南江又在漢南故漢次之江又次之濟源在江漢源之東北故濟又次之淮源在濟源東南故淮又次之渭洛入河渭在西洛在東故渭次之洛又次之也

校毛傳也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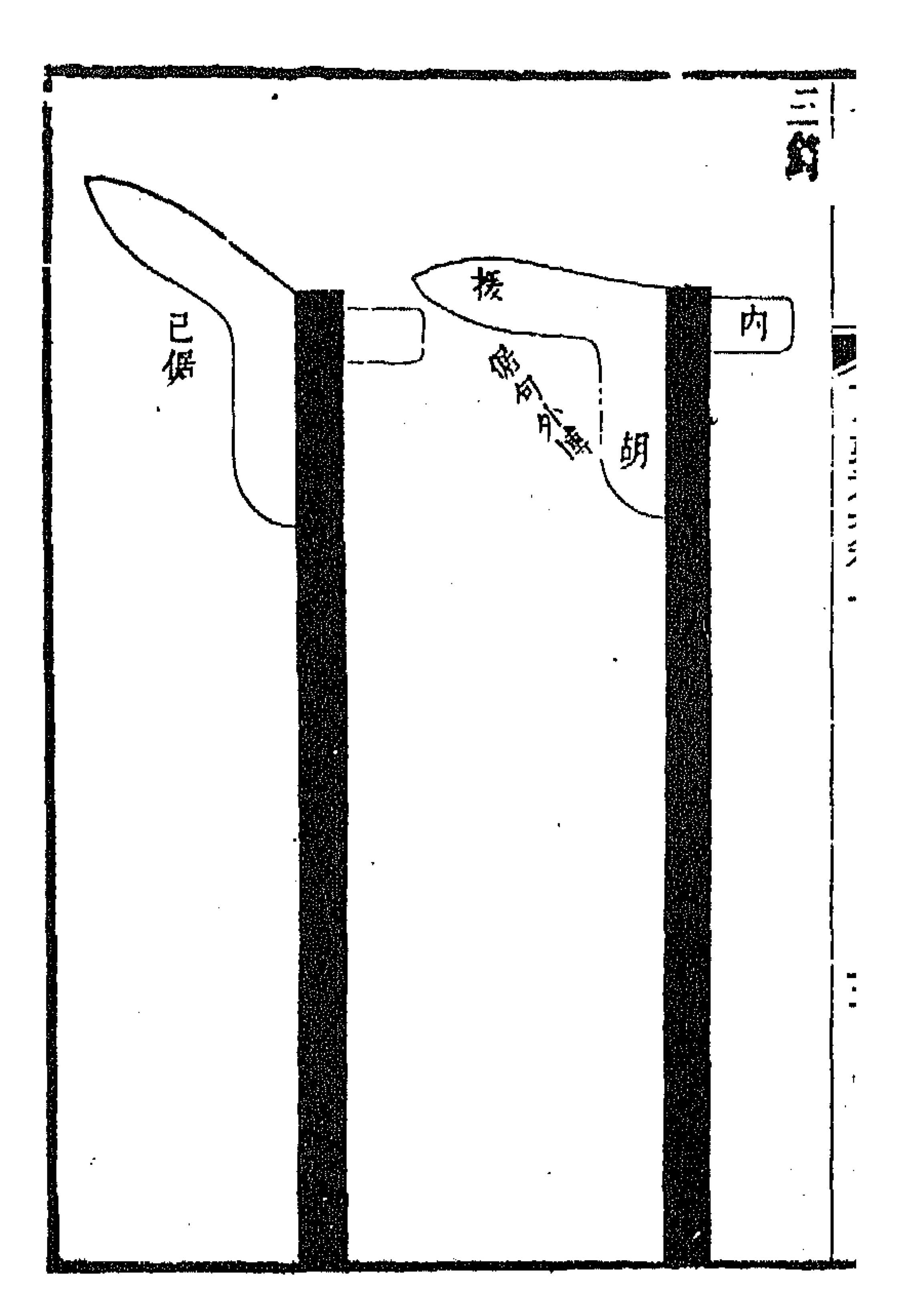
毛傳連以一字訓一字者惟於最後一訓用也字其上雖絫至數十字竝不用也字此傳例也而今本有不盡然者尋今本也字不合傳例之處其下皆有鄭箋此由後人因箋綴傳下傳無也字則文勢不斷故增也字以隔絕之不然毛豈逆知某處鄭當有箋而用也字預爲隔絕乎凡此等也字皆當删之蓋也字之有無無關大義以傳例如此當得其眞耳何彼襛矣傳襛猶戎戎也釋和平正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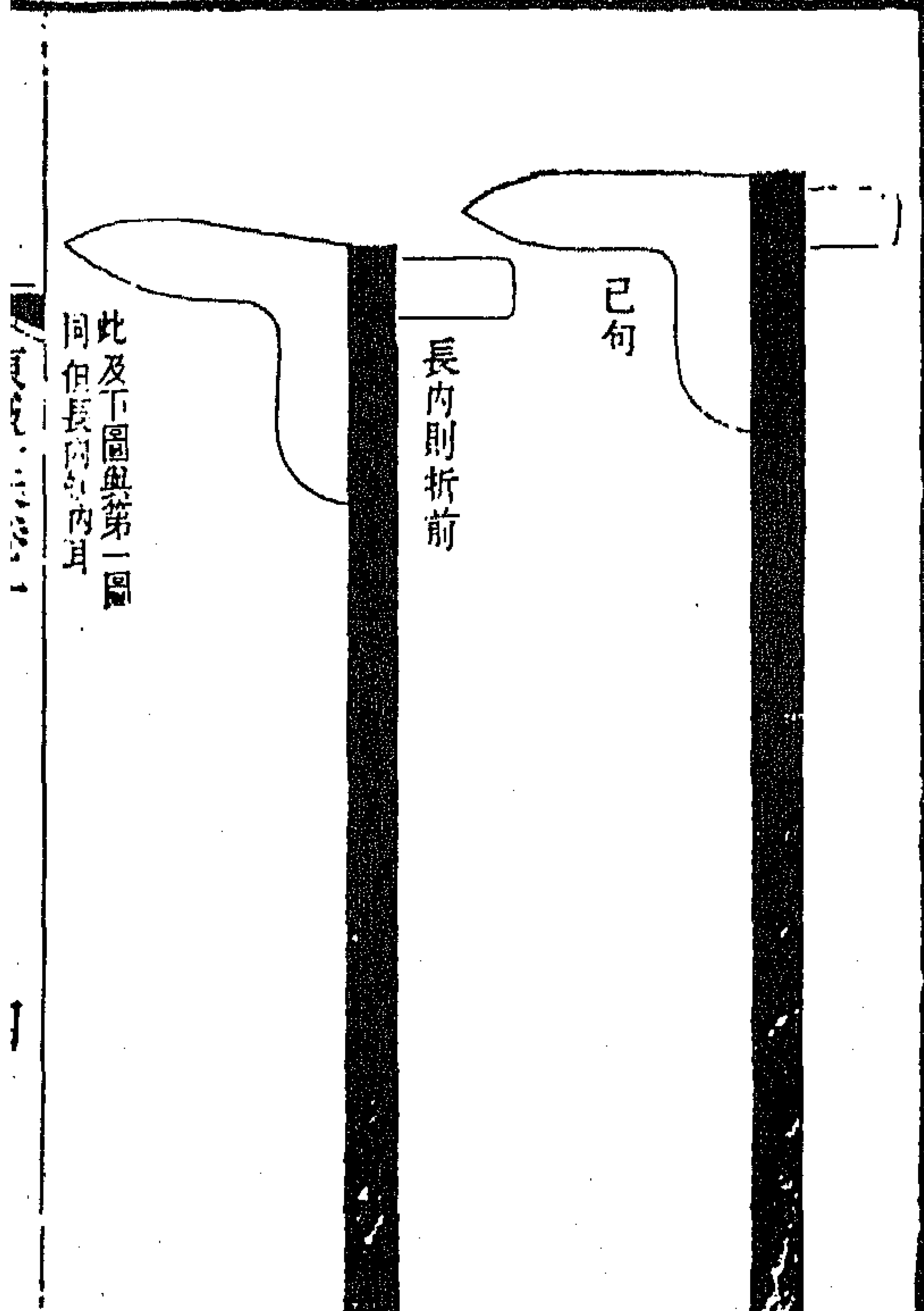
綏和下有箋而和下無也字此增加之未盡者樛木傳縈旋也成就也縈旋下無箋而亦增也字則以上文綏安將大下皆因有箋而增也字遂相連增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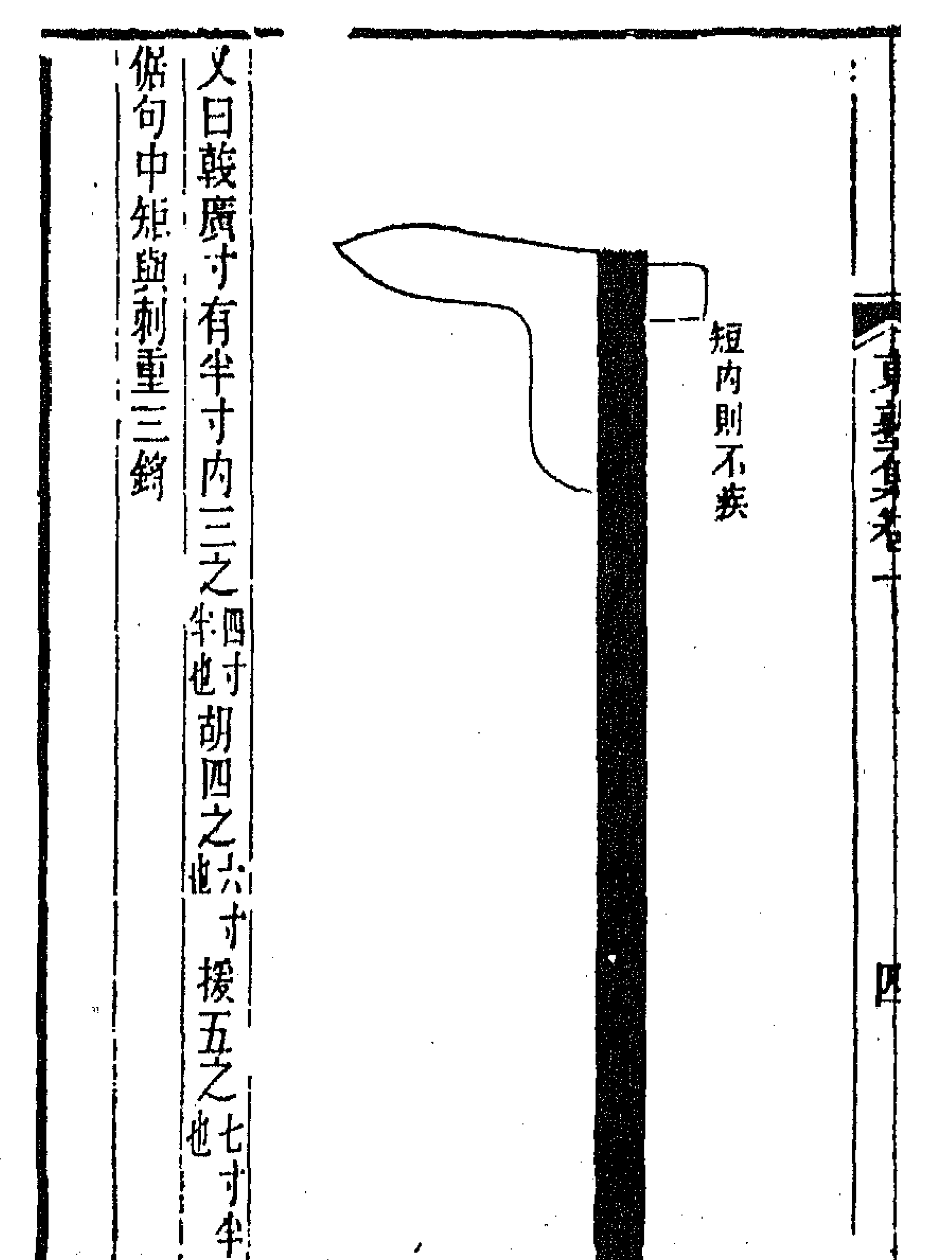
戈戟圖說

考工記之戈戟程易田通藝錄初定之圖得之矣其後定之圖以戈爲戟以記文强合鄭注以鄭注强合己意則三思而反惑也鄭注云戈今句孑戟戟今三鋒戟此二者鄭君目驗當時之形制乃以當時之句孑戟當古之戈以當時之三鋒戟當古之戟然鄭所謂句孑戟實記之戟也所謂三鋒戟則記所無也金輔之禮箋所繪戟圖不合於記之戟乃鄭所謂三鋒戟也今依記文及注之各爲之圖讀者當瞭然矣

記曰戈廣二寸內倍之（四寸也）胡三之（六寸也）援四之（八寸也）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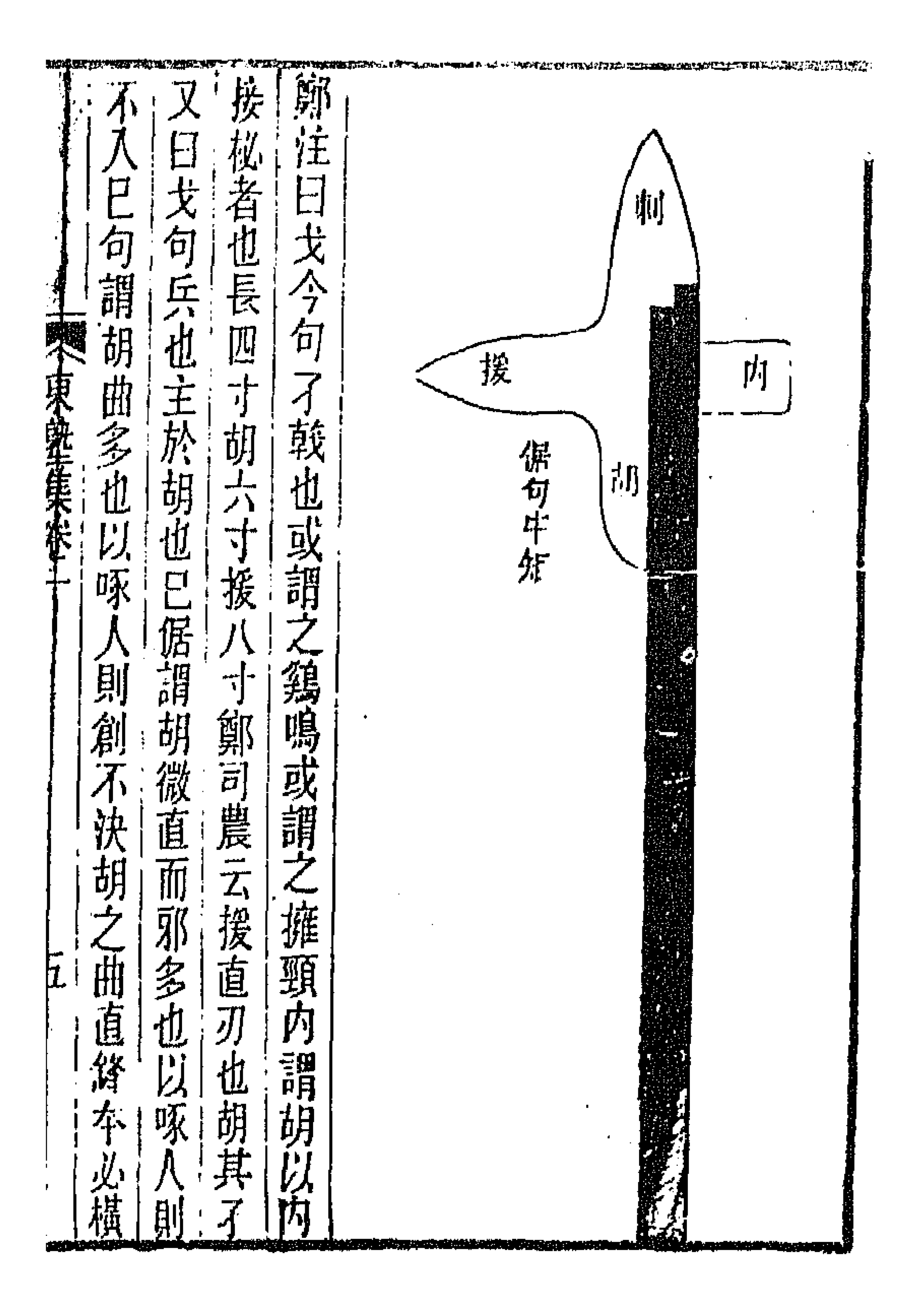

已倨
援
内
倨句外博
胡


己句
長內則折前
此及下圖與第一圖
同但長內與內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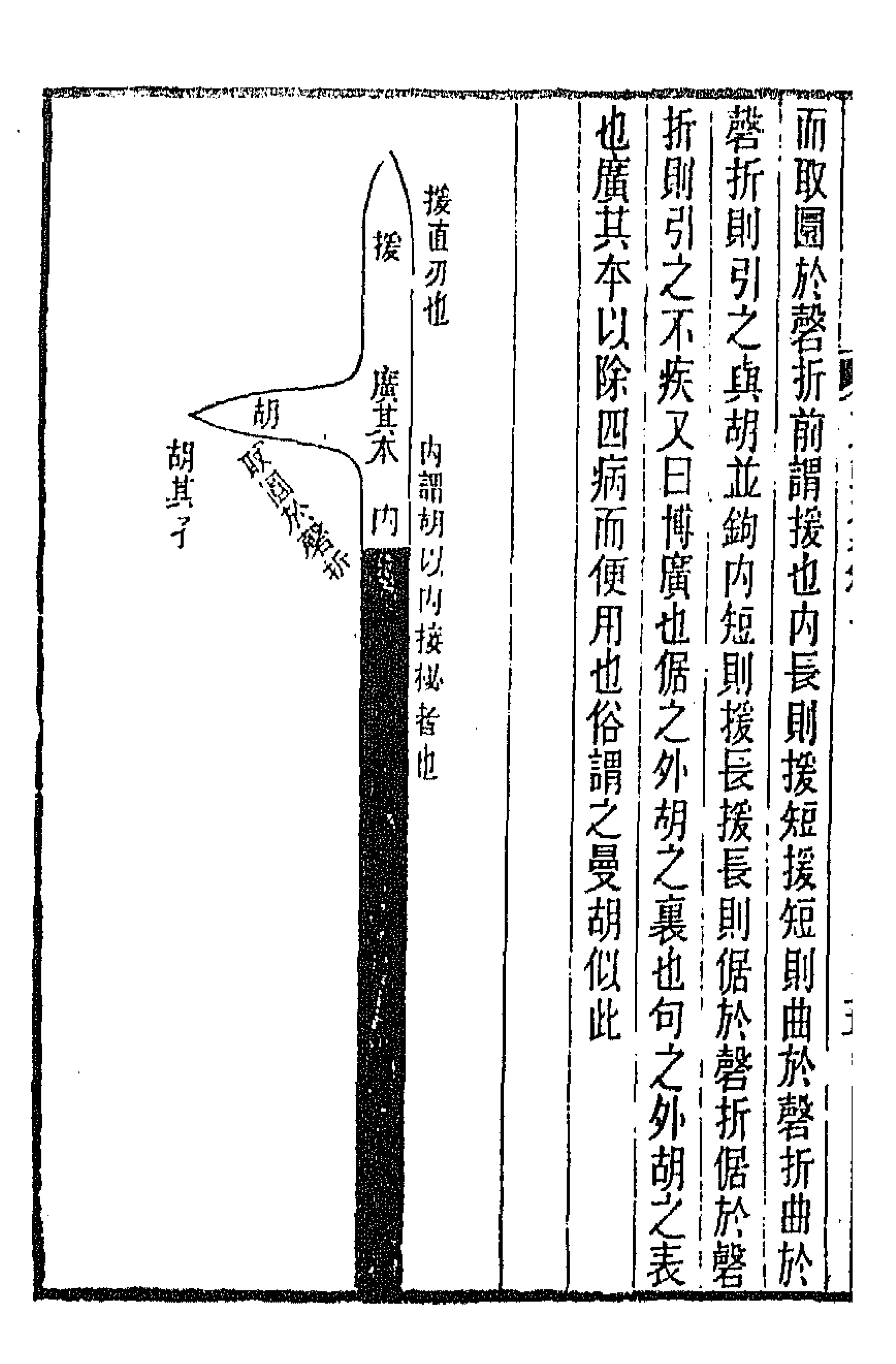
又曰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四寸半也胡四之六寸也援五之七寸半也

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鄭注曰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内謂胡以内接柲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又曰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啄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横

而取圜於磬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內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又曰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



援短

句之外
胡之裏

胡

曲

磬折

內長

援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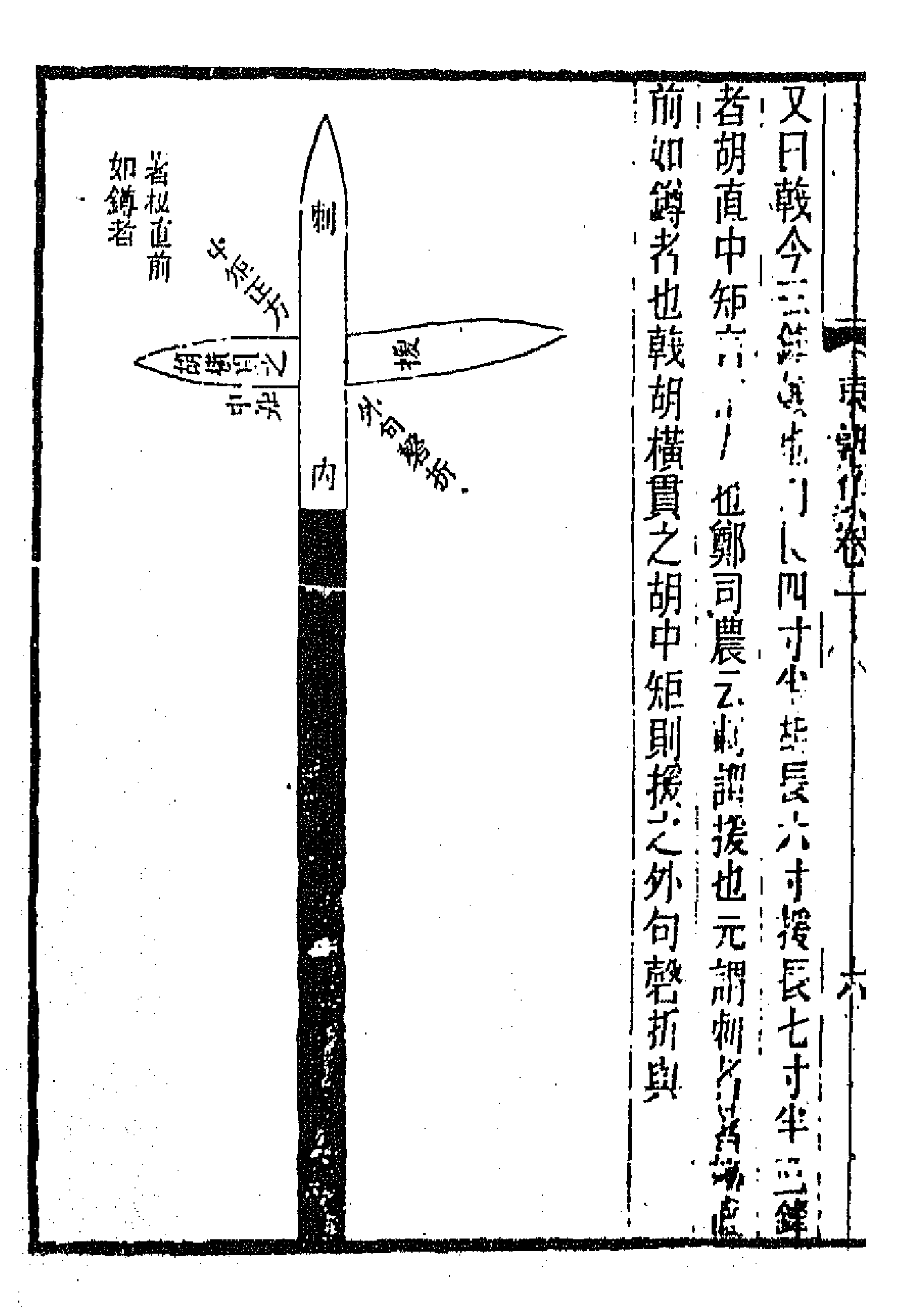
倨之外
胡之裏

胡微直
而邪多

內短

倨於
磬折

又曰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方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元謂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



喪服說

喪服之大限三期也功也緦也其三年者期之加隆焉者也其大功小功者功之分焉者也上治下治皆至三而止旁治則有大功有小功至四而止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所謂至親者何也喪服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兄弟一體也此所謂至親也子於父至親本以期斷其服三年者加隆也父本以期斷則祖父當服功其服期者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則亦加隆者也曾祖當服緦而服齊衰三月加隆其服不加月數也父於子至親本以期斷而爲長子三年亦加隆也爲衆子則仍以期斷也子以期斷則孫當服功而爲適孫服期者亦加隆也爲庶孫仍服功也曾孫本當服緦此則無加隆而嫡庶無異矣此上治下治皆以三爲限故服上至曾祖下至曾孫而無高祖元孫

之服也若夫旁治者則分功服爲大功小功至四而止昆弟至親以期斷不加隆也由是旁殺故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也父至親本以期斷加隆乃三年世父叔父本當服大功以其與尊者一體（喪服傳文）加隆而服期也從祖父小功族父緦則不加隆也祖父本當服功加隆故服期從祖祖父小功族祖父緦亦不加隆也曾祖父加隆齊衰而本當服緦族曾祖父可以無服然齊衰旁殺而遂無服不可也故服緦也子服期昆弟之子當服大功而服期者傳曰報之也以彼加隆於我我不可不加隆於彼也然本當服大功故從父昆弟之子小功從祖昆弟之子緦也孫服大功故昆弟之孫小功然則從父昆弟之孫當服緦而無服者曾孫緦故昆弟之曾孫無服也其間參差不齊者有二焉昆弟之曾孫無服而族曾祖父有服族祖父

有服而從父昆弟之孫無服故學者疑焉余竊推求禮意而知族曾祖父本可無服其有服者以曾祖齊衰而非緦故也從父昆弟之孫亦可有服其無服者以昆弟之曾孫無服故也此其參差不齊之故也其所以旁治限以四而上下治則限以三者旁治之人必相見而上見高祖下見元孫者少也後世於上治增高祖之服下治增元孫之服又於旁治因族曾祖父有服而增昆弟之曾孫之服又因族祖父有服而增從父昆弟之孫之服使無參差不齊然而非禮意矣上治下治之三限旁治之四限程易田已得其解而參差不齊之二事則易田未解故說此以明之

喪服鄭注衣衽裁布圖說

喪服記衽二尺有五寸鄭注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

三尺五寸疏云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斜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澧按如疏說則兩條衽燕尾皆在左不可用若欲其一在右則必反屈之使背向外而後可矣且前下銳似燕尾後下齊不似燕尾澧以爲布三尺五寸廣一幅中分爲二其一從左畔距上一尺處斜裁至右畔距下一尺處其一從右畔距上一尺處斜裁至左畔距下一尺處凡四條分還前後則燕尾在左者二在右者二且前後皆銳如燕尾矣輒爲圖以明之并如疏說爲圖而指其誤焉

今定裁布圖

上正一尺

上正一尺

燕尾一尺五寸

燕尾一尺五寸

燕尾一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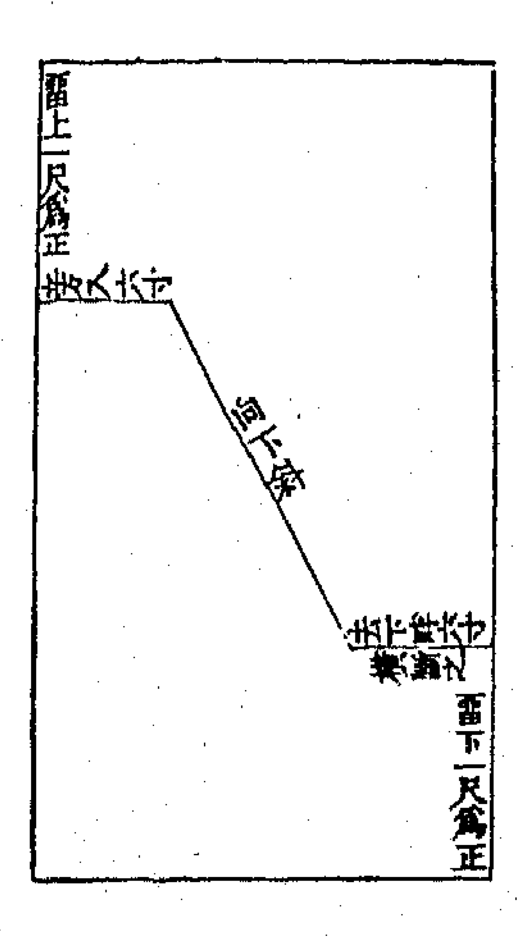
燕尾一尺五寸

上正一尺

上正一尺

後左
前左
前右
後右

賈疏裁布圖



後左

前左

燕尾在左

下齊不似燕尾

此不可爲後右

此不可爲前右

燕尾亦在左

孔子合葬於防說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鄭注破愼爲引江愼修鄉黨圖考以爲無義理而稱高郵孫邃人之說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以爲孔子父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至是欲合葬於防惟以父墓淺深爲疑不敢輕啟後乃知其果爲殯由問於聊曼父之母能道其詳是以信其言啟殯而合葬案此說讀愼如字是也其倒句文勢不順且殯不得謂之墓其連讀尤非也禮謂孔子父葬於防云不知其墓者非不知父墓在防但不知墓地耳正義曰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是也及母卒旣殯於家鄭注以爲不殯於家

非是至當葬之時乃啟殯而出復殯於五父之衢故見者皆以爲葬也孔子以將來當遷母柩合葬於父墓故審愼不敢深葬但淺殯而已及問於聊曼父之母知父墓地然後遷柩合葬也當時情事了然可見記文亦明白無疑義不必破字尤不必牽連顛倒而讀之也

諸侯大夫齋服說

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但言冠不言服大夫齋服更無明文玉藻正義稱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元端齋同士禮（司服士齋服有元端素端）注謂大夫以元端齋當是也諸侯則不然文王世子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元而養注齋元元冠元端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以此傅合玉藻諸侯元冠之文謂諸侯言齋元冠亦元[illegible][illegible]與世子同（任氏謂文王世子孔疏引玉藻元冠丹組纓諸[illegible]之齋冠作證按孔疏并引元

冠綦組纓士之氏舉其一而遺[illegible]也任不知又王[illegible]子注之元冠元端正上之齋服郊特牲云玄[illegible]天子士也[illegible]子齋服同於士諸侯不得同於士也王齋服袞冕見旅賁氏注不應諸侯齋服直降至元端而諸侯以下乃無等差也且諸侯燕居服元端玉藻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釋服服元端豈得以燕居之服為齋服乎然則諸侯齋服蓋元冠朝服歟何以明之大夫士齋服元端與視私朝同玉藻朝元端注謂大夫士也正義曰以視私朝故服元端則諸侯齋服亦當與視朝同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則齋亦必朝服矣且元冠元端為士祭服特牲饋食禮及筮日注主人冠端元夙興主人服如初大夫則為齋服以此推之元冠朝服為大夫祭服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諸侯則為齋服也其大夫齋服元端澧以為然者諸侯朝服大夫降一等則元端玉藻注云四命以上齋祭異冠是大夫三命不異冠祭服元冠朝服齋服元冠元

端士則齋祭皆元冠元端冠服並同矣

深衣說

深衣曰制十有二幅此通衣裳數之也衣中二幅袂二幅凡四幅裳中正幅二兩旁斜裁之幅各一爲四幅合前後凡八幅通衣裳數之則爲十有二幅也裳左前後縫合而右有鉤邊一幅以其在內不見故不數之也衣前之右别有外襟一幅然自後觀之則不見自前觀之則又掩去內幅故亦不數之也深衣云要縫半下玉藻云深衣三袪縫齊倍要鄭注云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按布幅廣二尺二寸衣中二幅裳中二幅每一幅皆削兩邊而縫之每一邊去二寸得一尺八寸二幅得三尺六寸兩旁斜裁之幅其上銳其下廣終幅亦削而縫之每一邊各去二寸二幅亦

得三尺六寸合十二幅爲七尺二寸通前後爲丈四尺四寸也布幅每邊削之[illegible]之去二寸側所占稍多但衣之下際必與裳之上際同廣孔[illegible]但言裳幅邊去一寸而不言衣幅若衣幅亦但每邊去一寸則二幅四尺四寸去四邊四寸餘四尺較裳上際三尺六寸多四寸不可縫合矣然則如疏說衣幅每邊亦必去二寸也至江[illegible]修深衣圖則竟繪衣下際闊於裳上際不成制度矣　鄭注以十有二幅專數裳不數衣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殆非也鄭欲求上下之殺遂以爲幅幅皆斜裁既六幅皆裁則裳巳有十二幅故不數衣耳然如此則奇衺不正江愼修深衣考誤駁之誠是也至江氏之說謂裳旁始用斜裁是也謂當裳之前後正處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則非也夫布之所以裁者不得不裁者也豈有甫裁之而仍卽縫合之者乎十二幅所以應十二月者因其自然也豈有不必裁而强裁之以應十二月者乎古人必不如是之迂也皆由不知十有二幅通衣裳言之耳至鄭注誠誤然其

言裳六幅幅分之則謂六幅每幅皆分裁甚明正義曰每幅交解爲二其解鄭注固不誤又玉藻云衽當旁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正義曰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交裂一幅而爲之引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尤得鄭意乃江氏以鄭注强合己說而謂幅幅斜裁爲疏家之說則誣矣然江氏雖誤解鄭注而解經則較鄭注爲長余以裳中二幅不裁亦由江氏之說推知之耳

明堂圖說

明堂之制見禮記月令曰太廟者四曰个者八曰太廟太室者一見考工記曰五室見大戴禮盛德曰上圓下方其度見考工

記曰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說者大都以四太廟八个五室皆在九筵七筵之內其制度大狹廣與袤又不稱阮太傅始辨其誤江徵君聲孔檢討廣森與太傅並以九筵七筵爲一面之度舉一面以該三面於是九筵七筵之義始明其三家所不同者孔氏謂九筵爲九仞之誤據五經異義隋書宇文愷傳引明堂月令又謂中室方九仞與考工記云凡室二筵不合其說較江阮二家爲疏阮氏圖个與太廟同深四太廟八个之中央地方九筵中爲大室四隅爲四室而虛其四正江氏圖太廟之左右前爲个後爲室四太廟之後即太室又較阮氏圖爲密然猶有未合者每一面太廟與兩个合九筵而其後當三室僅六筵江氏圖五室離立遂使廟个後隅皆空缺而不能掩且四隅室在四太廟序外六室壁與序之間有如隘巷又室牖爲序所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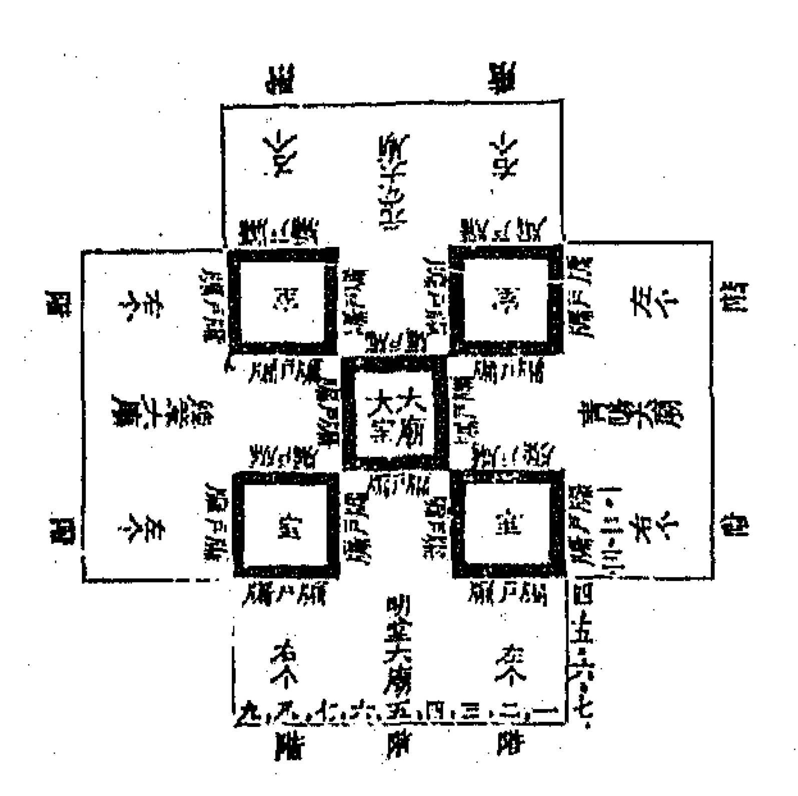
能納明則牖亦爲無用此由未明考工記室二筵之義也禮謂
室二筵者其地本方三筵四壁皆厚半筵室中方二筵也記云
室中度以几鄭注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内卽其義也記不云室
中二筵者猶九筵七筵不必云堂上也云二筵不云若干几者
與上文九筵七筵連文也其度去聲則二筵而度入聲之則以几不
以筵耳築土爲壁上承重屋非半筵之厚不勝其任且古一尺
當今六寸許二筵僅當今一丈許若復去四壁其中太狹不足
行禮二筵不計四壁明矣并四壁則方三筵三室則九筵與一
面之廟个同廣也由此計之太室并四壁方三筵四太廟各深
七筵則堂基廣七筵皆十七筵也太廟深七筵兩旁室个與太廟
同深室并四壁十三筵則个深四筵也東南西南西北東北每
兩个之間餘地十四筵不在堂基之内堂基爲亞字形八隅立

柱以承圜屋也盛德所云上圓者圜屋也下方者堂基亞形八隅也或曰江氏據通典引盛德隋書宇文愷傳引黃圖及蔡邕明堂月令論言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以爲兩酺各七筵加太室二筵共十六筵適得百四十四尺堂基正方其東南西南西北東北每兩个閒餘地謂之坫今謂堂基亞形則非正方謂堂基廣袤各十七筵爲一百五十三尺則非法坤之策以九筵八十一尺爲句十七筵一百五十三尺爲股求得弦一百七十三尺有奇爲堂基亞形之斜徑南堂左隅至北堂左隅南堂右隅至北堂右隅東堂左隅至西堂左隅東堂右隅至西堂右隅其上覆圜屋之徑必不能較堂之斜徑多至四十二尺有奇以成二百一十六尺則非法乾之策然則盛德黃圖明堂月令論非歟曰通典所引盛德今本大戴禮無之其文與宇文愷所引黃圖同而

檀不云大戴禮之檀引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云云則稱大戴禮竊疑此非盛德篇文通典誤也且盛德有蒿爲宮柱之說頗近荒誕本不可盡信至如黃圖云太室方六丈明堂月令論云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典引盛德同其說與考工記斷不能合其云法乾坤之策傳會易義不足據也如其說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較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多七十二尺半之得三十六尺爲每面屋檐出於堂基外之數屋檐之深如此堂柱安能承之江氏以堂基方一百四十四尺用句股求弦法得弦二百三尺六寸爲堂基斜徑以減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較之多十二尺四寸半之六尺二寸爲屋檐出於堂隅之數然但計四隅而不計四正疏矣江氏以爲柱立堂下然柱豈有立於堂下者又其增四隅以成方基引爾雅郭注坫在堂隅爲證然堂隅者堂之隅也江氏所增在八个之外則是在堂外不得謂之堂隅且九筵之堂三分之太廟兩个各廣三筵而所謂坫者乃方三筵有半反

廣於廟个必不然矣阮氏同明堂基無四門足正江氏之誤也江氏之誤旣明而明堂制度之疑義盡析其餘若室四戶戶二牖重檐九階四門應門見盛德及明堂位者本無疑義爰因江阮二家之說而補苴之擬爲明堂之圖俟考古之君子論定焉

明堂圖一



明堂圖二

北門

上圓

重檐

上圓

西門

東門

下方

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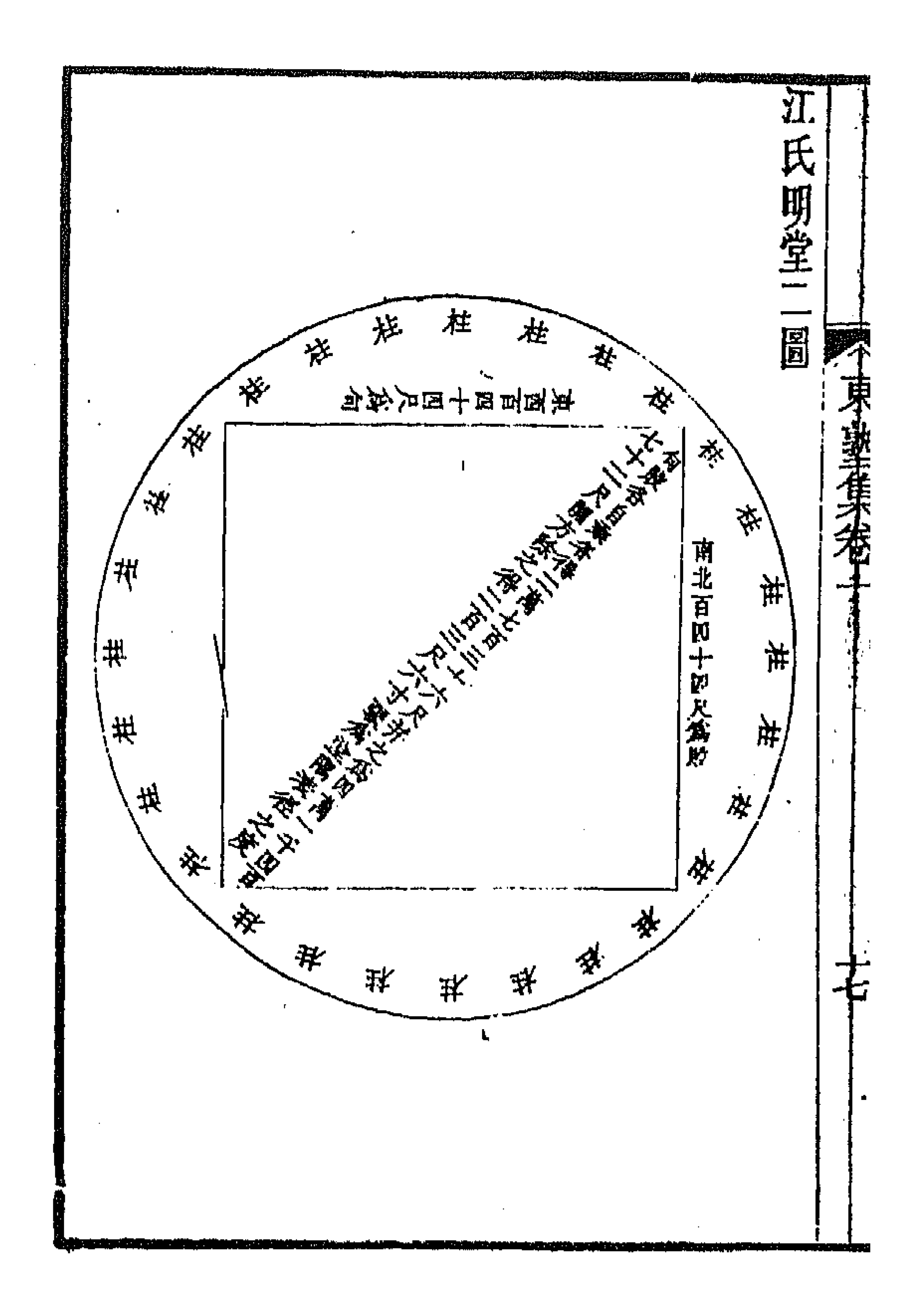
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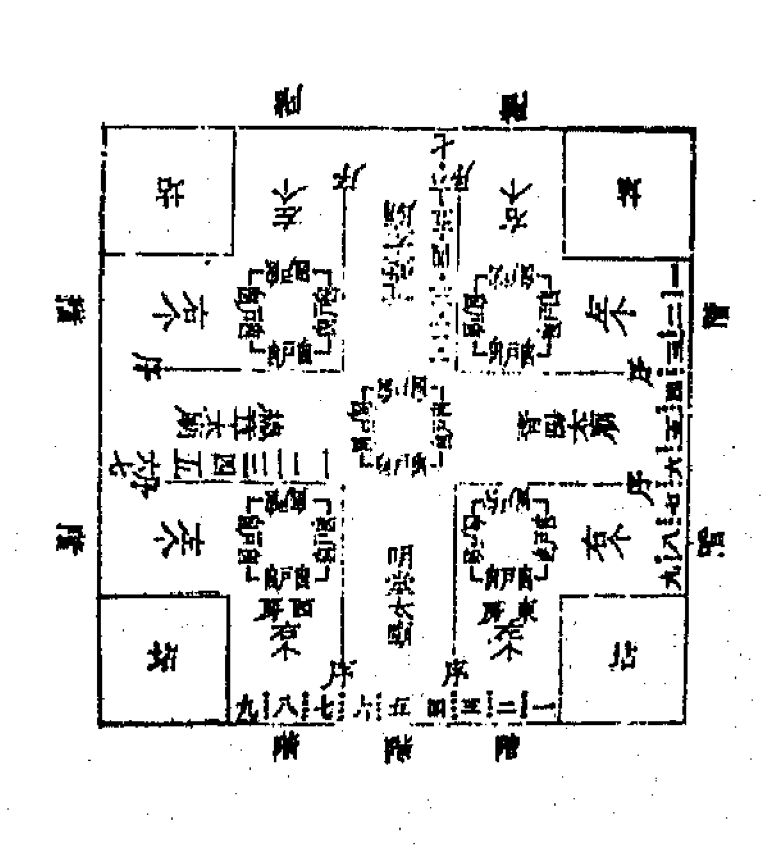
下方

南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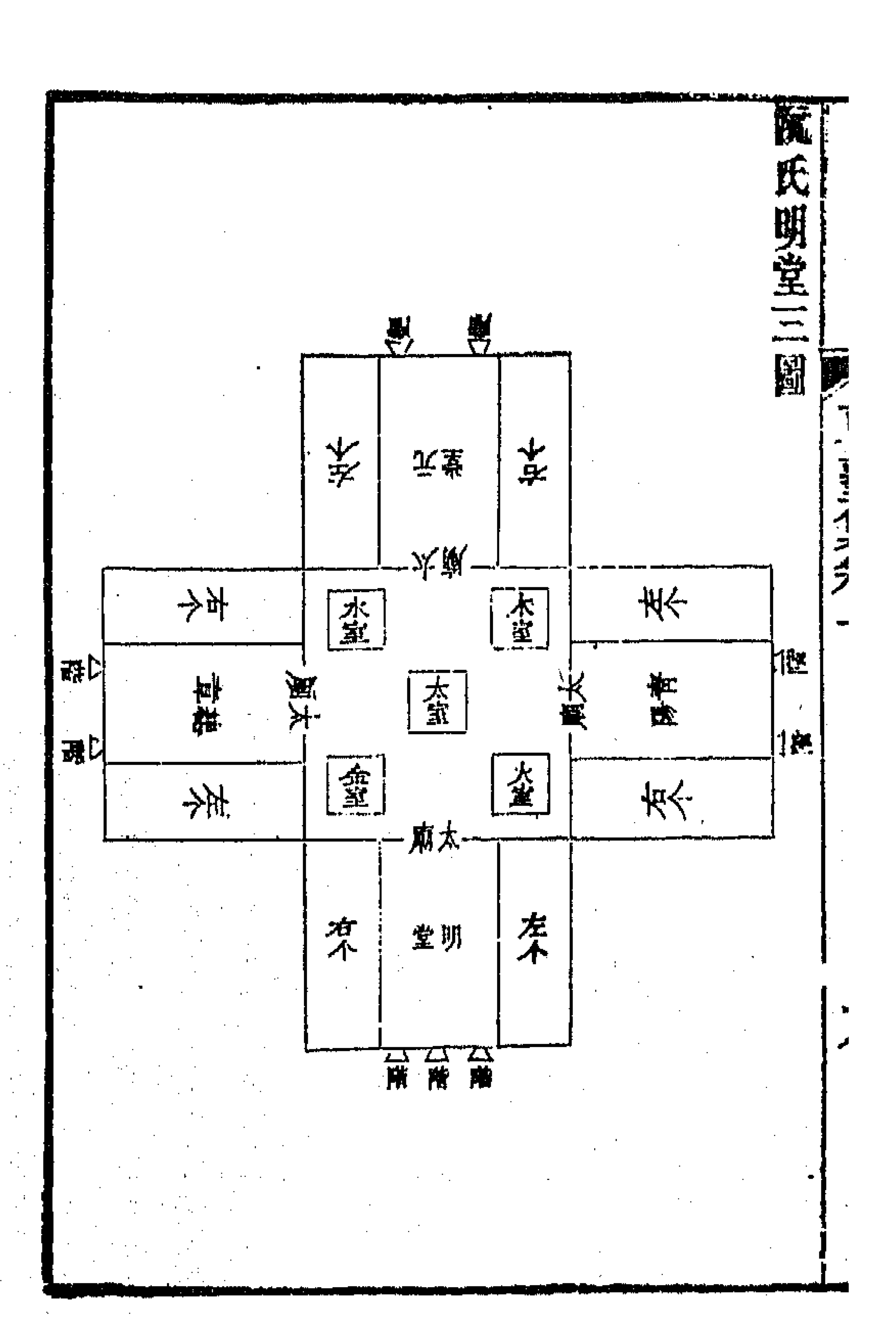
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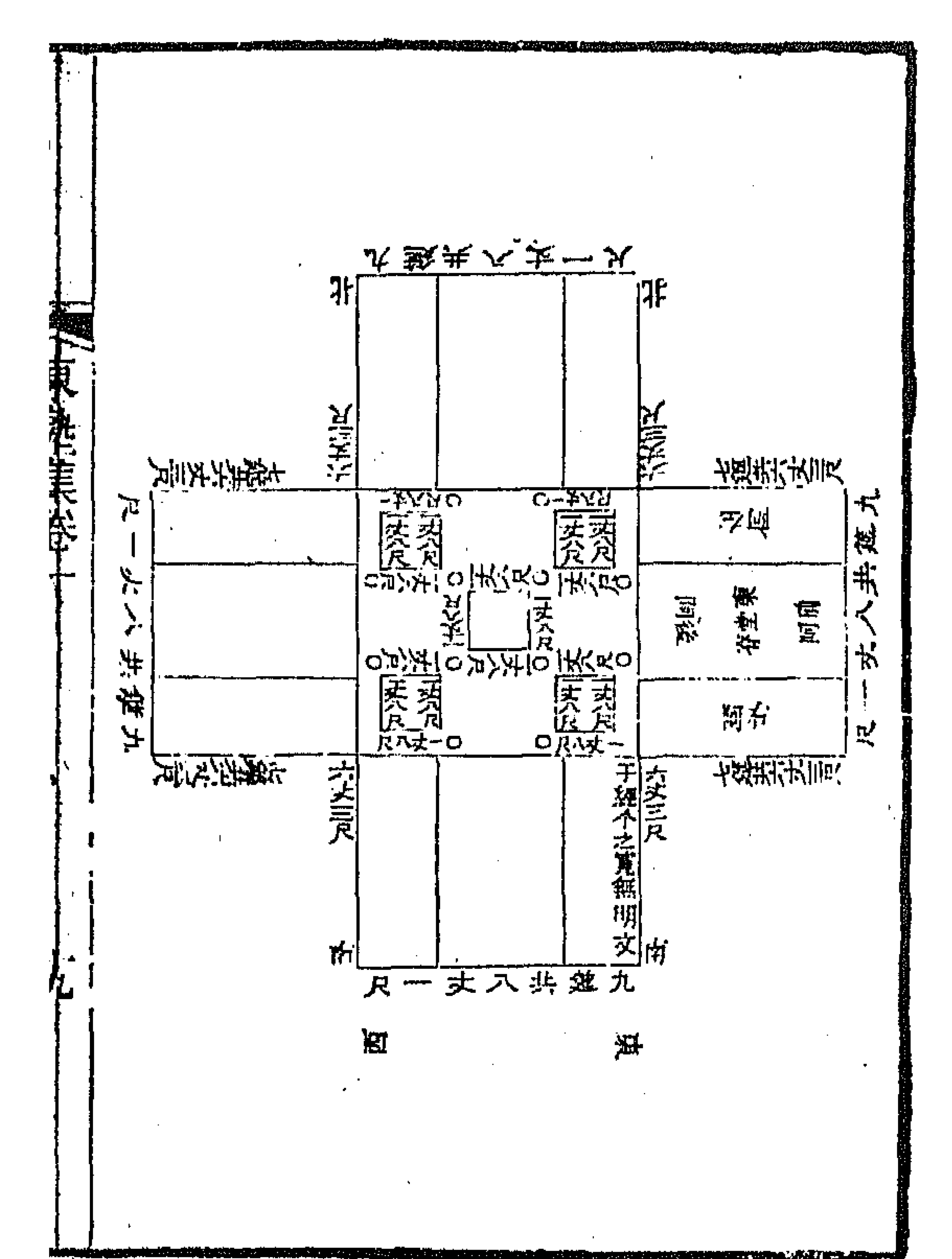
江氏明堂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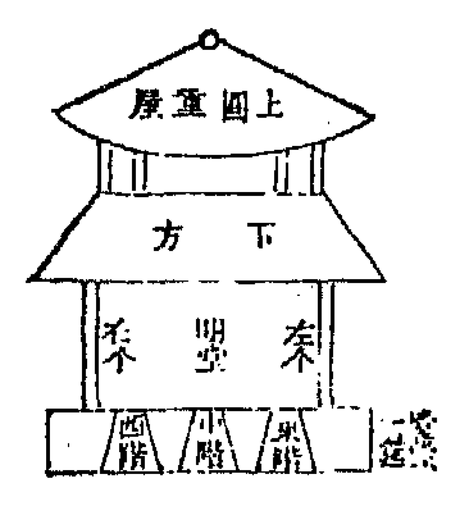


阮氏明堂三圖





九雉共八丈一尺
于經不云寬無明文
北
南
東
西


上圓重屋
下方
明堂
西階
東階

明堂圖說一

禮既據考工記月令爲明堂圖說復讀汪容甫明堂通釋以月令爲呂氏書古未有此制而譏宋人爲考工月令之調人蓋以考工記言堂言五室而不言四太廟八个月令言太廟太室而不言五室未可合爲一也澧謂考工月令正相發明蓋室方二筵五室平列則廣十筵與堂廣九筵參差不合（汪氏以五室平列堂後阮太傅已駁之）而亦不能以四室蔽太室四面其爲太室居中四室居四隅無疑義也四隅有室必四面有堂故考工記但言五室而四面之堂不待言而明也四室既在四隅則四面之堂皆中深而左右淺故左右別名爲个考工記但言五室則四堂皆三分太廟與左右个亦不待言而明也（明堂一面正與路寢同制明堂之太廟猶路寢之堂明堂之左个右个猶路寢之東堂西堂明堂之太室猶路寢之室明堂每一面之二隅室猶路寢之夾室明堂左右个不與太廟同深猶

路寢東堂西堂不與堂同深月令但言太室使無四隅之室則惟四太廟有後壁而八个竟無後壁矣其有四隅之室又不待言而明也考工記月令脗合如此信考工記安得不信月令耶汪氏又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天子之居不得四時易位然明堂位夷蠻戎狄之國在四門外使明堂惟南面一堂則在東門西門北門之外者或朝堂背或朝堂側矣來朝者不必盡北面則天子不必恆南面可知也月令不可信明堂位亦不可信耶呂氏著書雖不盡述周制而周制亦往往而在況其與考工記明堂位皆相發明安得而不信哉

春秋日有食之說

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以為食晦日疏引徐邈云己巳為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也則此己巳正月晦

何以一月者蓋交會之正必主於朔今雖未朔而食著之此月所以正其本禮謂此說甚善由此知聖人明於歷數蓋未修之春秋必書正月晦孔子修之改書二月也孔子旣以日食必主於朔則固知日食由於月掩日矣然不能使人盡知之故但書曰日有食之耳穀梁傳云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豈月之食日不可知哉亦論語所謂民不可使知之耳

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說

周髀所謂北極者北極五星也所謂北極樞者不動處也所謂北極璿璣者北極五星中之一大星也戴東原以北極璿璣爲黃道極非也周髀欲測北極樞一節乃測不動處之法以近極大星環繞成規而折中取之也正極之所游一節乃定東西南北之法測望大星東西所極以正東西而中折之以正南北也

歷象考成測句陳大星以定北極及南北眞綫即此法此在周髀本文甚明趙君卿注亦甚明若如戴氏說以爲黃極黃極乃虛位不可見何由測其周四極乎周髀云希望北極中大星黃極中豈有大星乎戴氏云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又錯舉冬至卯酉則一晝夜必周四游咸可知禮謂東游西游二至在卯酉夏至日永卯酉不見星冬至日短卯酉見星故東游西游皆不得舉夏至而必舉冬至也南游冬至在午不見星故不得舉冬至北游夏至在午不見星故不得舉夏至也南游春分在酉秋分在卯北游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二分卯時星已沒酉時星甫見故南游并不得舉二分而必舉夏至北游亦不得舉二分而必舉冬至也春分夜半可見東游秋分夜半可見西游然欲於一夜中測定不動處及東西南

北極不得於春分一測直待秋分再測故東游西游亦不得望二分也周髀之文一字不可易非錯舉也戴氏又引姚信昕天論以說黃極按昕天論云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而日去人近信之意以爲日麗於赤道日之發斂出天有低有起冬則天低故斗近而赤道遠夏則天高故斗遠而赤道近也然天若冬低夏起則冬至地平上星當少於二分夏至地平上星當多於二分矣其說本不通而其文則明白無疑義戴氏以其所謂極低者爲黃道極低在赤道極之下所謂極起者爲黃道極起在赤道極之上若如此說何以黃極低在赤極下時則斗去人近黃極起在赤極上時則斗去人遠乎且信之意以爲日麗赤道是並不知有黃道而謂其知有黃極豈其然乎

黃鍾之宮說

呂氏春秋適音篇云黃鍾之宮聲之本也清濁之衷也古樂篇云黃鍾之宮長三寸九分江慎修律呂闡微據此謂宮聲居中是不清不濁之聲是也然黃鍾之宮所以居清濁之中者則未發明也澧謂黃鍾之宮長三寸九分者黃鍾半律也江氏謂三寸九分爲

四寸五分之誤非也由此而遞濁則有應鍾至大呂十一聲由此而遞清則有大呂半律至應鍾半律十一聲故黃鍾半律居清濁之中也謂之黃鍾之宮者以此為宮聲即今所謂上字也江氏謂宮聲為今之四字尤誤以黃鍾半律為宮聲其清於宮聲者太蔟半律為商姑洗半律為角其濁於宮聲者南呂為羽林鍾為徵故宮聲居中也以今俗字譜言之黃鍾之宮即上字清於上字者尺字工字濁於上字者四字合字若更進而清則林鍾半律為徵即今六字南呂半律為羽即今五字更降而濁則姑洗為角即今低工字太蔟為商即今低尺字今俗樂最高者五字最低者低尺字高工高尺高上不常用低上尤不用而上字為不高不低之聲與黃鍾之宮居清濁之中正相合也蓋必以十二律與十二半律通而言之然後黃鍾之宮長三寸九分者得為清濁之中否則三寸九分比十二

律爲最短其聲比十二律爲最清安得爲清濁之中乎

律呂正義陽律陰呂二均十四聲說

或問曰子爲聲律通考所考古書則詳矣

國朝律呂正義陽律從陽陰呂從陰各成一均其法若何曰倍半相應三分損益弦音則然管音則否　律呂正義謂呂氏春秋三寸九分之管聲中黃鍾之宮者乃半太蔟合黃鍾之義此誠千古未發之蘊也夫黃鍾之管截其半而吹之其聲與黃鍾不相應稍短而爲太蔟管之半乃與黃鍾相應由是黃鍾之管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亦當稍短故謂之夷則夷則之管三分益一上生夾鍾當稍長（下生者當稍短故上生者當稍長）故謂之太蔟太蔟之管三分損一下生南呂當稍短故謂之無射無射之管三分益一上生仲呂當稍長故謂之姑洗姑洗之管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當稍短故謂之半黃鍾半黃鍾之管三分益一上生林鍾當稍長故謂之蕤賓是爲陽律一均七聲也大呂之管三分損一下生夷則當稍短故謂之南呂南呂之管三分益一上生姑洗當稍長故謂之夾鍾夾鍾之管三分損一下生無射當稍短故謂之應鍾應鍾之管三分益一上生蕤賓當稍長故謂之仲呂仲呂之管三分損一下生半黃鍾當稍短故謂之半大呂半大呂之管三分益一上生夷則當稍長故謂之林鍾是爲陰呂一均七聲也皆以竹管之長短名之也是故黃鍾所生者名曰夷則之管其聲即古之林鍾也至其所生者則仍爲太蔟矣太蔟所生者名曰無射之管其聲即古之南呂也至其所生者則仍爲姑洗矣姑洗所生者名曰半黃鍾之管其聲即古之應鍾也至其所生者則仍爲蕤賓矣大呂所生者名曰南呂之管其聲即

古之夷則也至其所生者則仍爲夾鍾矣夾鍾所生者名曰應鍾之管其聲卽古之無射也至其所生者則仍爲仲呂矣仲呂所生者名曰大呂之管其聲卽古之半黃鍾也至其所生者則仍爲林鍾矣　律呂正義之法爲千古所未有而古法亦在其中今謹爲表於左覽者可以瞭如指掌矣

黃鍾生夷則 卽古之林鍾聲

夷則生太蔟 卽古之林鍾生太蔟

太蔟生無射 卽古之南呂聲

無射生姑洗 卽古之南呂生姑洗

姑洗生半黃鍾 卽古之應鍾聲

半黃鍾生蕤賓 卽古之應鍾生蕤賓

大呂生南呂 卽古之夷則聲

南呂生夾鍾（即古之夷則生夾鍾）

夾鍾生應鍾（即古之無射聲）

應鍾生仲呂（即古之無射生仲呂）

仲呂生半大呂（即古之半黃鍾聲）

半大呂生林鍾（即古之黃鍾生林鍾）

說長白山

長白山我

大淸發祥之地在漢元菟郡境非塞外地也漢書地理志元菟郡西蓋馬縣馬訾水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蓋馬訾水今鴨綠江也鹽難水今佟家江也鴨綠江源出長白山是長白山乃漢西蓋馬縣境之山也漢志於近塞之水源出塞外者必著之（如遼東郡望平大遼水出塞外番汗沛水出塞外是也）馬訾水不云出塞外則

水源在塞内卽長白山在塞内明矣或曰長白山緜亙數百里鴨綠江出其南麓其山北亦漢地乎曰山北蓋漢上殷台縣地也漢志元菟郡三縣一高句驪一上殷台一西蓋馬上殷台雖無山水可考然排比鉤稽而知其當在西蓋馬之北高句驪之東其地爲長白山之北也何以明之漢志云高句驪遼山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案遼山今興京英額門外長嶺也遼水今渾河也渾河與佟家江相去僅百餘里則漢高句驪西蓋馬二縣接界其間不得復容上殷台一縣也志又云高句驪又有南蘇水西北經塞外案南蘇水今赫爾蘇河也此水灃所考定詳見灃所著地理志水道圖說志言此水經塞外則漢高句驪縣之北卽塞外上殷台不得在高句驪北境也志又云遼東郡望平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遼陽大梁水西南至遼陽當作遼隊入遼案大遼

水今潢河也在渾河西百餘里大梁水今太子河也在渾河南百餘里是漢高句驪縣西與望平縣接界南與遼陽縣接界皆遼東郡境非元菟郡境上殷台又不得在高句驪之西境南境也太子河之源在佟家江西百餘里又志云遼東郡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案沛水今朝鮮國大定江也此水亦澧所考定詳見地理志水道圖說在鴨綠江南百餘里是漢西蓋馬縣西與遼陽縣接界南與番汗縣接界亦皆遼東郡境非元菟郡境上殷台又不得在西蓋馬之西境南境也然則上殷台既不在高句驪西蓋馬二縣之間又不在高句驪之北之西之南又不在西蓋馬之西之南必在高句驪之東西蓋馬之東之北其地爲長白山之北無疑也漢上殷台縣或爲今吉林或爲今甯古塔但漢志不載水道故無以定之長白山南爲漢西蓋馬縣北爲漢上殷台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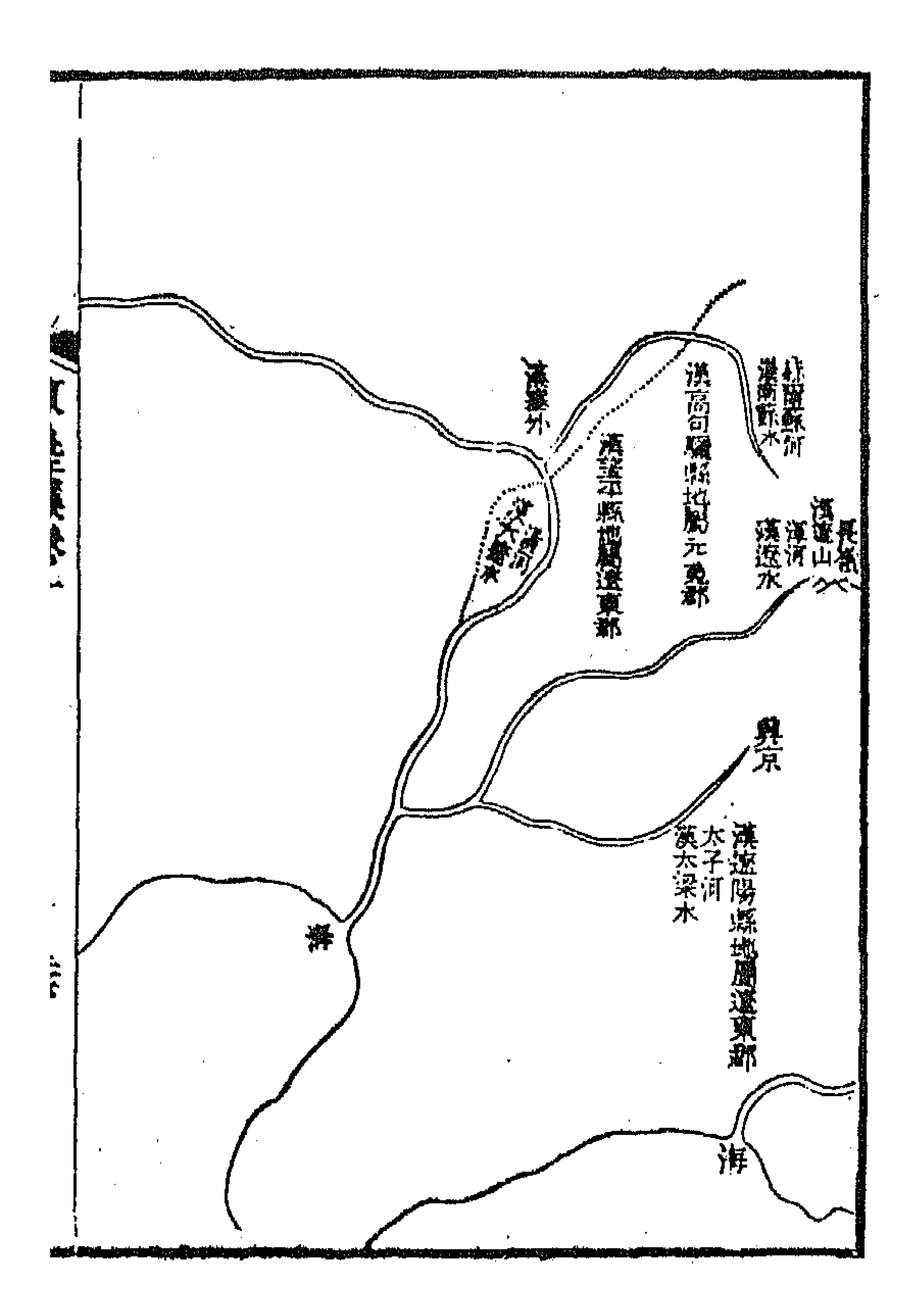
大清發祥之地乃漢西蓋馬上殷台二縣地也又案續漢書郡國志元菟郡六城其高句驪西蓋馬上殷台三縣與前志同晉書地理志元菟郡乃無西蓋馬上殷台二縣是二縣自晉始失之然此猶幽薊十六州自石晉失之而其地固唐時郡縣也豈因考兩漢地理知

大清發祥長白山本兩漢郡縣之地爰敬謹考證而為之說并為圖以明之

蒙古界

吉林





漢塞外
漢高句驪縣地屬元菟郡
漢南蘇水
渾河
漢遼水
興京
太子河
漢大梁水
漢遼陽縣地屬遼東郡
海
海

廣州音說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爲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余廣州人也請略言之平上去入四聲各有一清一濁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如平聲邕[廣韻於容切]顒[餘封切]一清一濁處處能分上聲擁[於隴切]勇[余隴切]去聲雍[此雍州之雍於用切]用[余頌切]入聲郁[於六切]育[余六切]亦皆一清一濁則多不能分者[福建人能分去入清濁而上聲清濁則似不分]而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截然不溷其善一也上聲之濁音他方多誤讀爲去聲惟廣音不誤如棒[三講]似市恃[六止]佇墅拒[八語]柱[九麌]倍殆怠[十五海]旱[二十三旱]踐[二十八獮]抱[三十二皓]婦舅[四十四有]斂[五十琰]等字是也又如孝弟之弟去聲[十二霽]兄弟之弟上聲濁音[十二薺]鄭重之重去聲[三用]輕重之重上聲濁音[二腫]他方則兄弟之弟輕重之重亦皆去聲無所分別惟廣音不溷其善二也[李登書文音義便考]

私編云弟子之弟上聲孝弟之弟去聲輕重之重上聲鄭重之（重去聲愚積疑有年遇四方之人亦甚夥矣曾有呼弟重等字爲上聲者乎未有也案李登蓋未遇廣州之人而審其音耳）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九韻皆合脣音（上去入聲倣此）他方多誤讀與眞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十四韻無別如侵讀若親覃談讀若壇鹽讀若延添讀若天咸銜讀若閑嚴讀若妍（御定曲譜於侵覃諸韻之字皆加圈於字旁以識之正以此諸韻字人皆誤讀也）廣音則此諸韻皆合脣與眞諄諸韻不溷其善三也（廣音亦有數字誤讀者如凡范梵乏等字亦不合脣然但數字耳不似他方字字皆誤也）庚耕淸靑諸韻合口呼之字他方多誤讀爲東冬韻如觥讀若公瓊讀若窮榮縈熒並讀若容兄讀若凶轟讀若烘廣音則皆庚靑韻其善四也廣韻每卷後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如眉武悲切改爲目悲切緜武延切改爲名延切此因字母有明微二母之不同而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則不分故改之耳然字母出於唐季而盛行於

宋代不合隋及唐初之音也廣音則明微二母不分武悲正切眉字武延正切緜字此直超越乎唐季宋代之音而上合乎切韻唐韻其善五也五者之中又以四聲皆分清濁爲最善蓋能分四聲清濁然後能讀古書切語而識其音也切語古法上一字定清濁而不論四聲下一字定四聲而不論清濁若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則遇切語上一字上去入聲者不知其爲清音爲濁音矣（如東德紅切不知德字清音必疑德紅切未善矣魚語居切不知語字濁音必疑語居切未善矣自明以來韻書多改古切語者以此故也）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余考古韻書切語有年而知廣州方音之善故特舉而論之非自私其鄉也他方之人宦游廣州者甚多能爲廣州語者亦不少試取古韻書切語核之則知余言之不謬也朱子云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尙好（語類一百三十八）此論自朱

子發之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請以質之海內審音者

書字說

凡書字用右手故其勢向左自蒼頡以來已然矣象形之文蒼頡所製如大字象正視形人字則象左側形牛羊象正視形馬鳥則象左側形而無象右側形者諧聲之字左形右聲者多右形左聲者少皆由先左後右故也篆變爲隸則偏於左如大字由中貫左之字左昂右低反之則不成字且篆書用筆始末皆圓可以左右反而觀之隸書筆鋒始藏而末放左右不同尤與篆異矣至於眞書草書則落筆必偏而露鋒譬之畫人古文篆

文有正面者有側於面左者隸書眞書草書則皆側左而眞草尤側其精神皆向左而背右此無他右手作字勢必如是也試以左手作字則不如是矣黃涪翁論書言自左而右之筆宜先自右而左此乃於眞草中用篆法涪翁嘗言作眞行當看古篆段茂堂論書力持中鋒之說獨謂點不可中鋒中鋒則成墨團點之筆鋒必偏向前左以右手點之故向前也手在面前故向前也此自然之勢也然凡寫字落筆皆起於點然後引而長之點不可中鋒則是始偏鋒而後中鋒耳鍾繇變隸書爲眞書其變處正在落筆偏鋒實則漢人章草已如此鍾繇用章草之筆以作隸書遂成眞書也自鍾繇眞書之後至今不復變以便於右手落筆故也

說佛

余讀南齊書顧歡夷夏論曰佛是破惡之方破惡則勇猛爲貴

吾於是知佛之說焉蓋佛者勇猛之至也吾聖賢之書曰無故不殺此飲食之道也佛慮人之不能然也於是不肉食焉人學之而不能至則雖肉食而不敢濫殺然而合於飲食之道矣吾聖賢之書曰樂而不淫此男女之道也佛慮人之不能然也於是不婚配焉人學之而不能至則雖婚配而不敢縱慾然而合於男女之道矣吾聖賢之書曰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死生之道也佛慮人之不能然也於是無故而捐其首割其肉焉人學之而不能至則於其當死而不敢愛死然而合於死生之道矣夫人之情甘食悅色愛生惡死佛亦豈有異焉而獨矯其情爲人所不能爲絕人所不能絕故曰猛也且佛非不知人之不能學也亦未嘗必欲人之學之也使人人學之則人類死絕佛願物之生必不願人之死絕明矣以爲使人與物各安其生則我

自甘於死絕焉耳故曰猛也是故聖賢所以爲聖賢以其能爲人人所可學也佛所以爲佛以其能爲人人所不可學也故聖人之道曰中庸佛之道曰勇猛

二程遺書入關語錄有云釋氏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爲之而已不爲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竊歎先賢先得我心矣自記

東塾集卷一終